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清史稿



● 吉林人民出版社

清史稿

卷四四八——卷四九三

「民国」

赵尔巽等撰

许凯等标点

清史稿卷四四八

列传第二三五

丁日昌 卞宝第 涂宗瀛
黎培敬 崧骏 崧蕃
边宝泉 于荫霖 饶应祺
恽祖翼

丁日昌，字禹生，广东丰顺人。以廪贡生治乡团，数却潮州寇。选琼州府学训导。录功叙知县，补江西万安，善折狱。坐吉安不守，罢免。参曾国藩戎幕，复官。李鸿章治军上海，檄主机器局，积勋至知府。江宁既下，除苏松太道。鸿章倚以办外交，事有钩棘，徐起应付，率皆就范。调两淮盐运使，淮盐故弊薮，至则禁私贩，纠贪吏，鬯运道，岁入骤增。

同治六年，擢布政使，授巡抚。江南戍烬后，庶政不缉，日昌集流亡，除豪猾，设月报词讼册，定钱漕科则，下其法各省。又以州县为亲民官，疏请设局编刻牧令诸书。八年，奉敕训勉臣工，日昌条上六事，曰：“举贤才，汰虚冗，益廉俸，选书吏，输漕粟，变武科。”言合旨要。遭忧归。

光绪元年，起授福建巡抚，兼督船政，辞，不允。既莅事，会霖雨，城内水逾丈，躬散赈，口煦手拊，卵翼备至，全济灾民数十万。众感泣，金曰：“活我者，丁中丞也！”时台湾生番未靖，遂力疾渡台，自

北而南，所至扶服蚁伏。惟凤山辖境，悉芒社及狮头、龟纹诸社素梗化，遣兵讨平之，为立善后章程，皆遵约束。中路水埔六社不谙树艺，雇汉民代耕，谓之“租贐”。复令有司计口给银米，教之耕作，广设义学，教之识字。又罢台属渔户税。拟筑铁路，开矿产，移关税厘榷造船械，台民渐喁喁望治矣。还闽，移疾去，吏民啼泣遮道。

四年，疾稍闲，被命赴福州，理乌石山教案。先是道光间，英人就山筑室传教，疆吏不能争，以山在城外，饰词入告。厥后占地愈广，闽人忿，几酿变。日昌抚闽，与力争，议易以城外电局空地，未及行，遽解职，英人占如故。闽人不能忍，聚众毁教堂，英使责难亟，至是命日昌往按。钩稽旧案，获教士侵地左证，与英领事往复诘辩，卒徙教堂城外，闽人镌石刊绩焉。逾岁，还里。明年，诏加总督衔，令驻南洋会办海防，水师统归节度。复命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，以疾辞，不许。八年，卒，恤如制。

日昌性孝友，抚吴日，母黄年九十矣，迎养署中，孺慕如儿时。兄寝疾，药膳躬侍，兄止之，则引李勣焚须事为喻。好藏书，成《持静斋书目》五卷，世比之范氏天一阁、黄氏百宋一廬云。子五人，惠康最著，好学，多泛览，有《丁徵君遗集》。

卞宝第，字颂臣，江苏仪徵人。咸丰元年举人。入赀为刑部主事，累迁郎中、浙江道监察御史。军兴，官吏多避罪冒功，奏请检视各省兵粮数目、攻守要害，及失陷收复，时日功罪，以资稽核。其有获罪之员，藉事开复保升，宜严定限制。又言：“苗沛霖、王来凤乍服乍叛，宜专意主剿。”上皆韪之。

同治元年，迁礼科给事中，劾江北水师总统黄彬侵厘通贼，督办军务侍郎胜保贪蹇，提督成明拥兵同州蕙无战志，一时推为敢言。擢顺天府府丞，迁府尹，捕巨盗王景瀚等。五年，乞开缺养亲，不允。出为河南布政使，擢福建巡抚。时粤寇初平，游勇土匪肆掠，疏请就地正法，报可。九年，再乞终养，许之。

光绪八年，起湖南巡抚。平江方雪璈，龙阳曹小湖，安乡周万

益、张景来，皆盗魁也。阴结徒党号“哥老会”。宝第悉置之法。署湖广总督。法人侵越南，诏偕巡抚彭祖贤治江防，筑炮台田家镇南北岸各三座，绘具图说上之。时议建樊口石闸。宝第以谓：“樊口内有梁子诸湖，袤延八百里，水皆无源，江入其中，潴为巨浸，以民情论，重在堵江水之入，不在泄内水之出。以地势论，江水骤失此渟潴八百里地，则下游堤防必致冲决。请缓建石闸，而渐除樊口内窪田额赋。”得旨允行。

十一年，还湖南巡抚任。法人款成，宝第上言：“各国通商，因利乘便，须具卧薪尝胆之志，为苞桑阴雨之谋。”因条上求才、裕饷、船政、器械四事。又言：“国家财用，岁出大宗，莫如兵勇并设。直省旗绿各营兵额七十七万，每年薪粮银一千数百万两。养兵既多，费饷尤巨。兵多则力弱，饷巨则国贫。粤逆初起金田，仅二千人。广西额兵二万三千，士兵一万四千。乃以三万七千之兵，不能击二千之贼。广西兵不可用，他省可推。其后发、捻、田、苗等匪，悉赖湘、淮营勇勘定，绿营战绩无闻。大乱甫夷，伏莽未尽，兵不得力，勇难骤撤，于是岁支勇粮一千余万。赋入有常，岂能堪此耗费？查绿营马兵每月一两九钱，战兵一两四钱，守兵九钱零。月饷无多，必谋别业，遂弛专操，军情瞬变，调发迁延。臣拟请裁额并粮，以两额挑养一兵。如额兵一万，半为驻守半赴巡防，互相逻戍，共习辛勤，常则计日操演，变则随时援应，副参任营官，都守充哨弁，室家无累，而后纪律可严。此宜变通营制者一也。兵拟减额，原设将弁亦应核减。绿营将弁岁领廉俸杂项，职大者可抵百兵数十兵，小者亦抵十余兵。自来积弊，隐匿空粮，摊扣月饷，左右役使，无非额兵。裁汰之议，自非将弁所乐。拟请先裁将弁以并营，营兵必多，乃渐裁兵，老弱事故缺出停补，俟空千名，即补精壮五百。绿营不足，简拨营勇，作为练军。不启兵众之疑，自无阻挠之虑。此宜逐渐办理者又一也。目前兵尚未练，勇已议裁，若欲节饷，则裁勇不足资缓急，裁兵为有备而无患。”下部议行。十四年，擢闽浙总督，兼管福建船政。十八年，以疾解职，卒于家。

宝第有威重，不为小谨，驺从甚盛，所至诛锄奸猾，扶植良愿，民尤感之。子绪昌，户部七品小京官。

涂宗瀛，号朗轩，安徽六安人。以举人铨江苏知县。曾国藩督两江，檄主军糈，累保授江宁知府。同治九年，擢苏松太道。明年，迁湖南按察使。湘民故健讼，都察院岁所下狱辄逾百数。宗瀛为立条教，允首悔，辄诬告，并严定审理功过章程，弊乃稍革。晋布政使，仿朱子社仓法，建立长沙府仓。

光绪三年，拜广西巡抚。苗、瑶、猺獠犷悍梗化，檄所属广建学塾，刊《孝经》、《小学》诸书，使之诵习。又自撰歌词以劝戒之。时晋、豫大旱，移抚河南，割取俸余万二千金助赈，招流亡，给籽种，老稚无依者，设厂收养，强有力者任工作。世与曾国荃赈晋并称云。

七年，调湖南巡抚。抚标兵哗变，惩四人而事定。及擢总督，又有武汉教匪之乱，捕诛数十人，亦遂安堵。言官先后纠弹，事下彭玉麟，坐才力竭蹶，绾吏议。无何，御史陈启泰劾宗瀛务封殖，仍下玉麟按复。玉麟后白其诬。时左宗棠督江南，欲规复淮盐、减川引，宗瀛以减川增淮，关川省数十万盐丁运夫生计，因抗疏力争，言：“按年减运，则未运者将尽化为私。纵使湖北置兵徼循，而巫峡流急，盐船下驶，瞬息百里，兵少力不能制，多恐滋生事端。且鄂饷无著，下拂輿情，上亏国帑。”辞恺切。未几，称疾乞休归。

初，宗瀛从廷栋讲学，为刊遗集，以理学称。家居十余载，以徐延旭获谴，追坐举主，下部察议。二十年，卒，年八十三。

黎培敬，字简堂，湖南湘潭人。咸丰十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同治三年，出督贵州学政。阻寇弗能进，乃从刘岳昭借军数十，竟达贵阳。时总督岑崇光、巡抚张亮基不相协，军事益坏。培敬上书言状，朝廷始获闻边事。黔苗倣扰，讴诵寂寥。培敬曰：“士气不伸，人心所徯不靖也。”于是出入寇氛，按试州县，虽危棘不缓期，贵州士民始复知文教。道黔西，晤道员岑毓英，与语，知其谙戎事，遂

请以滇中军属之。培敬秩满，以太常寺卿石赞清荐，命权布政使。其时寇患方亟，贼酋潘名桀守龙里，久不下。培敬曰：“今附郭百里，仓廩犹实。不因以为资，若转藉寇，吾属必为所虏矣！”因说提督出城取龙里，逾岁，克之。旋复贵定，名桀遁去，黔军克捷自此始。诏嘉之，予实授。繇是东定都匀，北靖开、修，南平陈乔生，西除林自清，莅黔数载，境内悉平。

光绪改元，擢巡抚。继曾璧光后，益严吏治。以上疏请释前总督贺长龄处分并予谥建祠，镌秩罢归。五年，起四川按察使。时丁宝桢督蜀，课吏严。培敬至，宝桢出郊迎，曰：“此吾贵州贤使君也！”培敬以巡抚降官，绝无愠意，孜孜治事。宝桢数荐其贤。

六年，擢漕运总督。漕督虽闲职，然旃仕，培敬誓不以自污，公费所余，以之修驿馆，建兵房，增书院餐钱，兴释奠礼器，官煤、利济诸局亦赓续告成，人无敢干以私。七年，授苏巡抚。未上，疾作，遂告归。明年，卒，优诏赐恤，谥文肃。予贵阳、清江浦建祠。

崧骏，字镇青，瓜尔佳氏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咸丰八年举人，由兵部笔帖式累迁郎中。同治六年，出知广东高州府，以忧解。服除，起授山东沂州府。历广西按察使、直隶布政使、漕运总督。光绪十二年，巡抚江苏，调浙江，所至兴利除弊。以南粮改折色，吏民交困，并减旗营民粮、织造匠粮，令州县槩价以供漕，弊乃革。十五年，浙患水浸，奏请免漕，发帑振之，而于京、协诸餉仍从容筹解，复集赈购米实仓储。杭、嘉、湖三府暨苏、松、常、太诸水源出于潜天目山附近，苕溪南北二湖为分泄地，岁久淤塞，用工赈法，招集流民疏浚之。其杭、嘉、湖、绍诸塘岸堰闸，靡不次第修治，民赖其利。十七年，卒于官。

崧骏以清廉自矢，于国计民生服念不忘。抚江、浙绩尤著，民请祠之，得旨俞允。子昆敬，户部郎中。

崧蕃，字锡侯，崧骏弟也。咸丰五年举人，初入贡为吏部郎中。

光绪五年，京察一等，简四川盐茶道，屡署按察使，保荐卓异。十一年，授湖南按察使，迁四川布政使。十七年，擢贵州巡抚。广西寇陆亚濬煽乱西林，与贵州接壤，崧蕃遣将扼册亨要隘，边患遂平。调云南巡抚，擢云贵总督。检视防营缺额积弊，劾副将雷家春，并自请议处，革职留任。

二十六年，奏请陛见，值拳匪肇乱，命留京会办城防事。旋扈驾至太原，飭还本任。行次，调陕甘总督。于城南建立大学堂，分两斋，东斋考文，西斋讲武。而修浚宁夏七星渠，尤为民所利赖。宁郡堤工，创自乾隆时，鱼盐之利甲通省，后渐湮废。中卫县令王树枏素讲求水利，崧蕃檄令勘工，自七星渠上接白马云滩，疏浚通深百八十余里，灌田六万余亩，硲确变为沃壤，逃亡复业。又以渠水分自黄河，势汹涌，春夏山水骤发，与黄流浑合，泥沙杂下，旋浚旋塞。乃效古人暗洞激水法，凡傍山之渠，架油松成洞，覆以石板，山水流石上，而渠水潜行洞中。又度地势筑高堤，导山水使入黄河，并于渠口筑进水、退水两坝，使黄流曲折入渠，不致冲漫。工竣，数经暴雨，卒不圯。设农务局，招垦荒地，如平罗、涇源诸县，先后报垦数百千亩。旧有机局，渐次扩张。凡兴作实事求是，不惟其名。

三十一年，调闽浙总督，未上，以疾卒，追赠太子少保。子外务部主事豫敬，以员外郎补用。

边宝泉，字润民，汉军镶红旗人。同治二年进士，授编修。十一年，补浙江道监察御史。大学士李鸿章总督直隶，奏清苑麦秀两歧。宝泉疏论之，曰：“祥瑞之说，盛世不言。臣来自田间，麦有两歧，常所亲见。地气偏厚，偶然致此，何足为异？汉章之时，以嘉谷芝草，改元章和，何敞犹据经义面折宋由、袁安。至马端临文献通考，乃举历代祥瑞，统曰‘物异’。夫祥且为异，今以无异之物而谓之祥，可乎？上年畿辅水灾甚钜，迄今没水田庐犹未尽出。永定河甫经葺工，北岸又溃。边军未撤，民困未苏。鸿章身膺重寄，威望素隆，当效何敞之公忠，片宋由、袁安之导媚。皇上御极之初，庶吉士严辰散馆考

试，曲意颂扬，奉旨严飭。今鸿章为督抚大吏，非草茅新进可比，乃亦务为粉饰，于治道人心关专尤钜。应请降旨训飭。”是时鸿章又以永定河合龙，奏奖工员劳勋，奏上而河复决，宝泉又疏请撤销保案。鸿章新建大功，宝泉再疏弹之。鸿章亦不以为忤，天下两贤之。迁户科给事中。先是都御史胡家玉疏陈丁漕积弊，语侵巡抚刘坤一，坤一覆奏家玉逋赋未完，且私书属托公事。宝泉复劾：“坤一藉词箝制地方长吏，此端一开，启天下轻视朝廷之渐。”疏入，坤一下部议处。

光绪三年，出为广西督粮道，再迁布政使。九年，擢陕西巡抚。尚书阎敬铭议陕西收放粮米改征折色，宝泉持不可，以谓：“谷数有定，今改折色，所收必有减于昔而民始乐从，所放必加多于前而兵乃足用。入不敷出，一时强为弥补，后将何所取偿？昔岁大饥，终赖道仓储粟，多所全活。今并此而去之，恐饥谨荐臻，益无可恃。”上韪其议。

十二年，调河南巡抚，移疾归。二十年，即家起闽浙总督。闽盐逋课积八十余万，前任奏报，率皆飞洒他项为挹注。宝泉至，尽发其覆，乃有停厘补课之奏。船政旧设大臣，后以总督兼之。宝泉特疏请复故制，且条上造船、购料、延教师、筹经费四事，而不私其权，人嘉其谦让。二十四年，卒于官，赠太子少保。

于荫霖，字次棠，吉林伯都讷厅人。咸丰九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从大学士倭仁问学。光绪初，俄罗斯议还伊犁，荫霖疏劾崇厚擅许天山界地数百里。及崇厚被逮，有为之游说者，复严疏劾之，且劾枢臣畏葸欺罔。六年，授赞善，累迁中允。八年，出为湖北荆宜施道。是秋淫雨，汉水溢，檄所属开仓振济。又浚紫贝渊上游，改闸为坝，疏支流，泄积潦，水患始息。新荆州书院，设经义、治事两斋，生徒云集，讲舍至不能容。擒斩盗魁李人奴等，余党屏息。宜昌民教构讼，法领事袒教民，挟兵舰至，荫霖不为动，后卒无事。英商叹宜昌关税，既觉，乃纳赎请免，不许。请补税，许之。英商欢其廉。

十一年，擢广东按察使。广东素多盗，至白昼劫掠衢市。荫霖言于总督张之洞，奏请就地正法，报可。顺德廩生简明亮有学行，缘事系狱，察其枉，立出之。十二年，迁云南布政使。丁母忧，服阕，改授台湾布政使，未行，会弟编修钟霖以前在籍与荫霖同办赈务，为奸商汤连魁诬控获谴，荫霖具疏辨。诏遣大臣即讯，颇得连魁行贿状，然荫霖犹坐是落职，废居京师。

二十年，日本战事起，命往奉天襄依克唐阿军。请募兵二万自效，诏许募万人，分四军，与民团相应援。明年，和议成，总督张之洞、山东巡抚李秉衡交章论荐，诏赏三品顶戴。署安徽布政使，至则清厘田赋，杜绝欺隐，增垦田万八千余亩，撙节库储至二百万金。二十三年，德人索胶州湾，又胁朝廷罢李秉衡，荫霖奋然曰：“是尚可为国乎？”上疏极论王大臣不职，因附陈修省五事，不报。

二十四年，擢湖北巡抚。之洞为总督，颇主泰西新法，荫霖断断争议，以为“救时之计，在正人心，辨学术，若用夷变夏，恐异日之忧愈大。”之洞意迂之，然仗其清正，使治吏事。湖北财赋倚厘金，荫霖精心综核，以举劾为激扬，岁入骤增数十万。

二十七年，调抚河南。时两宫西狩，德、法兵日谋南下，而河北莠民往往仇杀教民，荫霖檄彰卫怀道冯光元捕诛首恶数人。德、法兵至顺德，闻教案已结，乃还。二十八年，调湖北。会诏裁缺，改广西。廷议荫霖不善外交，复降旨开缺，假居南阳。三十年，卒。

荫霖晚岁益潜心儒先性理书，虽已贵，服食不改儒素，朱子书不离案侧，时皆称之。

饶应祺，字子维，湖北恩施人。幼颖悟好学，试作浑天仪，旋转合度。年十二，入邑庠，益导议叙国子监学正。同治元年，举于乡，拣选知县，援例为主事，分刑部。父卒，庐墓侧。服阕，陕甘总督左宗棠檄参军幕。以克金积堡、巴燕戎格诸处功，擢知府。

光绪三年，署同州知府。时秦、晋亢旱，赤地千里，饥民汹汹，遮道不得前。应祺谕之，曰：“此来賑汝饥耳！哗变者杀无赦。”乃捐俸

钱为官绅倡，弛重柴禁，旬日得粮七十余万石，又截留他省粮运以助不继。复为招流亡，定垦章，给牛种，蠲杂税。岁稍转，教民兴水利，勤树植，设义仓，行保甲。又规复丰登书院，创修府志，文化蔚兴，士民为立生祠。左宗棠疏荐应祺守绝一尘，才堪肆应，请以道府简补。

十年，授甘州知府。陕西自军兴，兵差旁午，设里局董之，凡四十一厅州县大困。上命巡抚边宝泉赴陕查办，疏留应祺理其事。应祺量道路冲僻定收支之数，分别兵流，扫浮汰冗，岁省数十万两。是年冬，抵甘州任，赈饥劝学，设织纺局、孤嫠所，革征草之弊，复七斤一束旧章。

十一年，迁兰州道。濒行，士民攀辕留行，多泣下者。旋署按察使。严抢嫠为婚之禁，擒督署差弁及乡人杨营弁置之法。手订清理庶狱章程，以诏群吏，视其功过而黜陟之。

十五年，调新疆喀什噶尔道，改镇迪道，兼按察使銜。十七年，署新疆布政使。十九年，实授。新疆兵燹后，民物凋弊，地多荒弃。伊犁故腴壤，回屯旧八千户，四不存一。应祺建议伊犁将军给新裁锡伯、索伦兵牛粮，使之屯种。给新裁察哈尔、厄鲁特兵羊马，使牧放，并招致关内灾民，按丁授地，实行寓兵于农之法。罗布淖尔者，旧史所称星宿海也。汉为且末、尉犁、婼羌诸国地，东西广千六百余里，南北袤千里或数百里，自阳关道梗，其地遂成瓯脱。应祺建议巡抚筑蒲昌城，设英格可力善后局、卡克里克屯防局，招徕汉回客缠，通道置驿，建堡浚渠，教以耕织。又请改防军为标营，定额征粮石每年折色之法，画一钱法。

俄领事原议驻吐鲁番，后求移驻省垣，将军、巡抚难之。应祺谓：“此不必争。我所应争者，洋商税则须与华商一律，同时议定。新省毗连英、俄，陆路进口地不一，北道伊犁，南道喀什，应设关，各以本道为监督。塔城、乌什、叶尔羌应设分卡，归各道兼辖。”均如议行。南路初设领署，应祺贻书伊塔、喀什两道，曰：“交邻之道，莫先于自治。我之用人行政，使彼族闻而敬服，则遇事不至以非礼相要，

此为折冲御侮第一要义。饮食往还，平时贵以情谊相联。至华洋诉讼，必先得华民是非曲直实情而后与之争，庶可关其口而夺之气。一词稍伪，彼将执以相例，而全案皆虚矣。情以龠之，理以盾之，又其次也。”新疆向受协饷，每苦款绌，应祺开源节流，数年库储逾百万。

二十一年，河、湟回煽乱，蔓延甘、凉诸郡，其别股万余谋西窜。上命应祺署新疆巡抚。应祺檄提督牛允诚防安西、玉门诸处，拒寇境外。回首刘四伏果窜玉门之昌马，遇允诚军，战数不利，尽弃輜重，逾雪山西逸。应祺遣参将李金良要之红柳峡，生擒刘四伏，降其众八千，安置于罗布淖尔，设军镇抚。同时库车回谋起事，宁远回亦以争新教相仇杀，汹汹思变。应祺皆先期扑灭，故四伏无内应，卒就歼。上嘉其功，实授巡抚。应祺以新疆僻处国西北隅，密迩强俄，士卒众而器械窳，生齿繁而司牧少，不足以固吾圉，乃购快枪万枝于德国，而设机器厂制造子弹，奏设左右翼马队为游击师。又开办于阗、塔城金矿，垦荒田，开渠井，广兴实业，凡有利于民生者，皆次第举。自是地利尽辟，兵备有资，较初建行省时迥异矣。拳匪乱起，俄兵自萨马进逼边卡，应祺会总督魏光燾、伊犁将军长庚仿东南各省，与各领事结互相保护之约，俄兵乃退。讲成，应祺应诏陈言，略谓：“古今中外治法务在求实，旧章非无可守，守之不以实，成法亦具文。新法非不可行，行之不以实，良法亦虚饰。心之实不实，宜于行事之实不实验之”。逾年，设诏武备学堂，编立常备、续备、巡警各军。应祺主操练用新法，器械用新式，人惟求旧，必朴实勤奋久于战阵者，方可入选。上疏极论之，并谓：“中国习洋操三十年，一败于日本，再败于联军，为务虚名而貽实祸之证。”所言皆切中时弊。而尤断断于界约，不少迁就。

帕米尔高原，国境也，有高宗御制平寇碑，立于苏满。英、俄交觐其地，而俄人先窃据之。应祺官布政使时，商之巡抚，以理退俄兵，遣军戍焉。俄人悔失计，日聒于总署，要我撤兵。应祺持不可，谓：“我自守门户，其理直。我退则英必至，英来则俄又必争，是息事

而益多事也。”后竟如应祺言。坎人求租种莎车属喇斯库穆荒地，应祺谓：“坎本我属，宜示怀柔。其在玉河卡伦外者，可允其租垦，纳赋比于华人。其在玉河东北属边内者，宜却之，防后患。”总署与英使议界约，以坎部让与印度，而塔墩巴什帕米尔及喇斯库穆全境皆让与中国。应祺抗言：“喇本我地，不得谓之让！”而俄人转谓中国以喇地让与英人，利益宜均，以兵威相胁，应祺飭属严备边，而以议租原委及议约界限详谕之，俄人始无辞。

应祺官西疆久，辟地安民，屡请建官设治以资镇抚。二十八年，复疏言：“新疆自光绪四年改建行省，土地日辟，户口日繁，原设州县，辖境辽远，非增设府厅，不足治理。西四城喀什噶尔道，疏勒州为极边重要，请升为府。距府百八十里之排素巴特地属唐伽师城，改为伽师县。莎车地广而腴，英商麋集，请升为府，府南为泽勒普善河，增设泽普县，府西南色勒库尔为古蒲犁国，实坎巨提出入要路，又与英、俄接壤，请设蒲犁分防通判。距于阗县四百里之洛浦庄，增设洛浦县。吗喇巴什厅为古巴尔楚地，改为巴楚州。东四城阿克苏道，温宿州为南疆要冲，请升为府。旧城巡检升为温宿县。距县四百八十里之柯尔坪，增设柯坪县丞。焉耆府南六百三十里布告尔分防巡检为古之轮台，请分设轮台县。卡克里克县丞，其地为古婼羌国，改设婼羌县。库车厅土地广沃，请改为州，州南沙尔雅增设沙雅县。北路阜康县之济木萨县丞，富庶逾于县，旧驿名孚远，升为孚远县。距吐鲁二百四十里之辟展巡检地为古鄯善国，升为鄯善县。昌吉县所属之呼图壁巡检向收钱粮，请改为县丞。计升设府三，改直隶州二，增通判一，县九，县丞二。”又奏增设乡试中额二名，会试中额一名，暨各府学官学额，先后皆议行。是年，调安徽巡抚，行抵哈密，病卒，赐恤如例。

恽祖翼，字叔谋，江苏湖阳人。同治三年举人。以知县累至道员，再摄武昌道。教匪王党一约期起事，祖翼时管营务，乘夜率亲兵掩捕之。总督涂宗瀛疏保祖翼有济变才。

光绪十五年，授督粮道。调汉黄德道，兼江汉关监督。以襄河涨发易坏舟，创设襄樊报水电，树牌鸣钲，各船备御，水至遂无患。晋按察使，擢浙江布政使。祖翼以州县征粮照旧折价，近年钱贵银贱，民力不支，乃重定银价，设柜征收，不得假手书役，人称其惠。尤尽心水利，于嘉兴开泖河，疏港建闸，以资蓄泄。于杭州浚上塘河，临平、乔司等处农田三十余万亩皆获灌溉之利。上虞南塘旧以土筑，水至辄决。采众议，改建石塘千一百丈，始免水患。

二十六年，北京拳乱报至，祖翼独起抑阻。匪陷江山、常山，衢民复毁教戕官，英国欲以兵舰赴浙。祖翼亟遴员驰往镇抚，获真犯抵偿，潜消兵衅。会两江、湖广总督与各国订约保护南疆，电询浙省。巡抚刘树棠方卧病，祖翼即径电以浙省附约，人心以安。旋擢巡抚。以浙省防练各营积弊，疏请整饬，略言：“浙省水陆防练各营数逾制兵，陆续添募，饷实不敷。而统领各营哨，不顾操练缉捕为何事，汲汲焉唯浮冒克减，食弊自肥。术愈出而愈奇，勇日杂而日弱，盗日防而日多。今将荡涤宿垢而作新之，立法自上，责在督抚。臣任事即通飭各营，与之更始。以后如有贪劣将弁，仍敢浮冒克减，决不姑容。拟先励其廉耻，而兼课其材武。一面飭州县查保甲，办团练，以辅制兵之不逮；一面遴委廉干道府，酌带哨勇，分往浙东西，抽黠名粮，认真校阅。遇有大股盗匪，督率营县搜拿，务绝根株。总期合散为聚，化惰为勤，堪备一日之缓急。虽然，营卫小疾，疏解足矣，受病既深，断非猛剂不治。天下之病，无一不根于利。统领营哨，闻见已惯，谓夫督抚所能操以绳其下者，撤之而已，参之而已。撤之则又顾而之他，参之则已饱颺而去，且未几而又夤缘开复矣，未几而以将才调用矣。惟督以峻法，务去泰甚，庶有以振暮气而戢贪风。或震于各国一时之强，几谓全恃火器，不知其本原仍在临财廉，与士卒同甘苦。否则未战先溃，火器徒以资寇，直自伐耳。可否请旨飭下兵、刑各部，采臣治乱用重之议，嗣遇将弁赃证确凿者，分别轻重，严定参革、追缴、倍罚、斩绞之例，庶军心一振，于时局或有裨益。”疏入，诏飭各省著为令。未几，丁母忧归。卒，恤如例。浙人请

立祠祀之。

论曰：疆吏当承平时，民生吏治，要在因地制宜而已。日昌、宝第皆以尚严著绩效。宗瀛、荫霖饰之以儒术，亦后先称治。培敬有为有守，崧骏兄弟所至尽职，宝泉励清操，祖翼能济变，并有可称。至应祺官关陇、新疆垂四十年，边地初辟，治迹烂然，实心实政，其劳亦不可没云。

清史稿卷四四九 列传第二三六

锡良 周馥 陆元鼎 张曾扬 杨士骧 冯煦

锡良，字清弼，巴岳特氏，蒙古镶蓝旗人。同治十三年进士，用山西知县。历任州县有惠政。光绪初，晋大旱，锡良历办赈务，户必清查，款必实放，民皆德之。二十年，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调补沂州知府，擢充沂曹济道。抵任，值单县大刀会滋事，亟率队往，张示谕众，只擒首要，搜获盟单，当众焚之，匪党感畏，皆散。调山西冀宁道，晋按察使。调湖南，擢布政使。

二十六年，拳乱召祸，京师危急。锡良以湖广总督、湖北湖南巡抚会委，统率鄂、湘军队入卫，迎驾山西，立授巡抚。时和议未定，洋兵阑入晋边。锡良念两宫幸陕，和局固应兼顾，而保晋卫秦，亦不容忽。乃通令各军严行防守，别遣委员出境犒师，相机因应，幸保无事，和约定，晋始弛防。

调湖北巡抚，复开缺。旋授河南河道总督。以事简，奏请裁归巡抚兼理，诏允行。调补河南巡抚，兼管河工。豫省吏治久隳，劾去道府以次数十人，政纪肃然。泌阳教案事起，立派兵驰捕首犯，被扰难民，无分民教，一律抚恤。调热河都统。热河本就蒙地设治，向沿旧习，不讲吏事，尤患多盗。锡良首请改制，设立求治局，综理吏治财政；开办围场荒地，以兴垦务；整饬巡防，专意缉捕，匪风始戢。又以热境地广官少，奏请升朝阳县为府，并增设阜新、建平、隆化三

县，热河自此始有吏治。

二十九年，擢闽浙总督，调署四川。时方议借外款修川路，锡良力主办，集绅会议，奏设专局，招商股，筹公股，复就通省田租岁抽百分之三，名为租股，数年积至千万以上，股款之多，为中国自办铁路最。

三十年，廷议整饬藏事，藏人疑惧，驻藏帮办凤全被戕。锡良飞檄提督马维骥督兵进剿，并令建昌道赵尔丰率师继进，遂克巴塘，仍饬尔丰进讨里塘。里属桑披寺筑碉谋抗拒，尔丰以长围困守六阅月，断其汲道，始克攻破。桑寺既平，诸番慑服。于是自打箭炉以外，直至察木多、巴里、乡城、德格等处，均改县治，扩地至数千余里。且兴垦、开矿，设学广教，番人渐知向化矣。

三十三年，调云贵总督。滇省军政久废，器械尤缺，乃创练陆军，设讲武堂，添购枪炮，旧有防营一律改编，自是滇省始有新军。滇多烟产，土税为收入大宗，锡良毅然奏请禁种，各省烟禁之严，唯滇为最。滇南连越，越匪窜入河口，戕官扰境，立饬出队分路截剿，数日而定。滇西土司以数十计，日渐恣横。宣慰使刁安仁曾游东洋，外人称以王爵，尤骄妄。闻有改土归流之议，辄思蠢动。锡良先派员询察，晓以利害，并令应袭各土司迅办承袭，以安其心。刁安仁闻而畏感，遣其弟至，痛哭自陈改悔，边境得以无事。

宣统元年，授钦差大臣，调东三省总督。东省自日俄战罢，俄占北边，日踞南境，局势日危。锡良莅任，即疏陈：“东三省逼近京畿，关系大局。辽东租借之约，十三年即满期，请朝廷主持，上下一心，以天下全力赴之，以赎回辽东半岛为归，否则枝枝节节为之，恐其不能及也。”疏入，不省。锡良又以东三省两邻分据，非修大支干路，不足以贯串脉络，因拟修锦州至瑷珲铁路。顾须横贯南满、东清，必非日、俄所愿，尤非密借强国外款，不能取均势而策进行。适美国财团代表游历来奉，遂与密订借款包修草约。三日议定，电奏请旨速正式签定，即日、俄再争，已落后着。乃部议梗缓，复机事不密，事竟报罢。及日俄协约，东事益急。锡良以救亡兴政，均非款莫办，再请